旅 行

杨 鸥

在我还不记事的时候,我的旅行就已经开始了——我妈妈从北京来到温州生下我,后来又带我回北京。我三四岁时,父母要去“五七干校”,得把我和妹妹送到温州姨姥姥家。妈妈和姨姥姥带着我,还有抱在怀里的妹妹,开始长途跋涉。我们先坐火车到上海,再坐海轮到温州。据妈妈说,她们随身带了9个包,姨姥姥带孩子,妈妈把包放在地上一点一点地挪,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。那次旅行的艰难令妈妈难忘,她后来常常说起,而我对此没有一点记忆。

我长大后常常回温州看望姨姥姥,每次乘船经过东海,都有一种新鲜感,辽阔的大海给人无尽的想象。

大自然是慷慨的,春花秋月,山川湖泊,大自然的美景对所有人都敞开,一视同仁。生活在风景优美的地方的人,往往对美景熟视无睹。游客大老远专程来寻访美景,反倒让当地人恍然大悟——原来这美景还是有人稀罕的。

最让人难忘的是九寨沟,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去九寨沟时,那里刚开发出来,交通不便,我们的车在路上遭遇泥石流受阻,不得不在山中过了一夜。第二天,司机操控着车奋力蹚过积水。九寨沟的美,完全配得上这一路的艰辛。九寨沟的水是蓝绿色的,是一种梦幻般的颜色。诺日朗瀑布像一匹匹绸缎倾泻而下,珍珠滩跳珠溅玉,白花花一片。山中的湖泊静谧澄澈。我们的眼睛不够用,真想一点点、一寸寸一丝不漏地把美景打包带回去细细品味;只觉得时间不够用,这样的地方梦中才有,梦总是短暂的,带来的是久远的回味。

去桂林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。先是去北海,北海的海滩是银白的细沙,像海浪留下的白色粉末。蓝色的海水层层起伏,有蓝宝石般的通透质感。海边的礁石上有天然形成的抽象图案。涠洲岛热带植物蓬勃茂盛,生命力满得仿佛要溢出来。

接着我们去了桂林,如情似梦的桂林山水,真正的美景都有梦幻色彩。美景其实不用额外加上传说,美景直接就能打动人的心灵,令人遐想。

去张家界也是在早年。那些奇峰耸立的石柱聚合在一起,也有梦幻的感觉。在索溪峪行走时,一个外地人用不知什么地方的口音感叹了一句“劈山救母呐!”逗得我们大笑。

庐山的绿给人印象深刻。那片绿绿得纯净,绿得鲜润,绿得沉静,让人心旷神怡。

新疆的山水比较粗犷。在库尔德宁,山上有原始森林,那些雪岭云杉树干粗大挺直,大约有几百年历史,有的只留下树干,像气冲霄汉的勇士。山下水流湍急,有绿色的草地,草地上坐落着白色的毡房,散落着牛羊。

乘坐不同的交通工具,有不同的体验。去甘肃兰州坐的是高铁,我伏在窗口一寸一寸地丈量窗外的风景,好像看长镜头。一开始窗外的景色比较单一,经过秦岭时,绵延横亘的秦岭上覆盖着绿色植被,在云雾缭绕中若隐若现,景致有了纵深感,这段长镜头也顺势推向了高潮。返程时从敦煌坐飞机,在飞机上看祁连山,灰绿中夹杂着一条条土黄的纹路,好像大地的皱纹。坐飞机时,窗外的景象一带而过,观感大而化之。

我发现机场的名字取得很好听,如北京的大兴机场、广州的白云机场、上海的虹桥机场、赣州的黄金机场、成都的双流机场等等。各种各样的人从机场出发,奔赴另一个城市;又从另一个城市风尘仆仆赶回这里,落脚的第一站就是机场。

“出发”这个词给人一种期待感。人们对即将到达的目的地怀揣一份期待,从重复的日常里脱离出来,进入一个陌生的地方。旅行不仅是为了名胜古迹,也为了那种身处异地的松弛感,仿佛重新开启一段人生。旅行有一种探索与发现的乐趣。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,就想去探索新的地方,就想放飞自我。旅行是对自我的一种放飞,整个人变得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,在天地间行走。旅行的乐趣在于自由的心境。

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。我们和这个世界距离有多远?似乎近在咫尺,一上网什么都在眼前,包括远在天涯海角、远隔重洋的亲友。现在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。有时想,“行万里路”,真的有这个必要吗?其实行万里路对我们眼界的拓展是潜移默化的。要了解这个世界,还是要走进这个世界,网络空间毕竟是虚拟的。

人在旅途,其实人生也是一场旅行。我们往往匆匆地赶往一个目的地,忽略了沿途的风景。其实途中的风景有时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发现。趁着大好时光,我们去旅行。

●网络新词语

露出豆脚了

王锦辉

“露出豆脚了”改编自大家熟悉的“露马脚”。这里的“豆”特指AI工具豆包。这个梗专门用来调侃一类场景:有人对外声称内容是自己原创,可从文字到图片全是豆包生成的,还没清理干净AI痕迹,最后被旁人一眼识破。日常里这类情况随处可见:有网友用AI生成节日祝福发给长辈,没删干净的AI结束语直接留在了末尾,像“需不需要帮您生成一版更简洁的”这类AI标志性话术,看得人哭笑不得。

只要这类AI代做却没藏好痕迹的场景被网友抓包,大家就会戏称“露出豆脚了”。

读 墙

晓 奕

小时候我家住的是土坯房,墙面容易开裂、掉土,每到年底都要用报纸糊墙。而这些墙上的报纸,不仅起到了“固土”的作用,还成为我的学习读物。

报纸内容丰富,每次家里糊上新报纸,我都抓紧时间逐字阅读,会把上面的内容全部看完。读完之后,我还能把读过的东西讲给爷爷听。我曾问过爷爷,能不能先让我看完报纸,再拿去糊墙。爷爷神秘地表示,只有上了墙的报纸,才能勾起我的阅读兴趣。

简陋的土坯墙,一张张旧报纸,陪伴了我的整个童年。那些“随处可得”的新闻、历史、趣味知识和短篇故事,成为我年少时无比珍贵的课堂。

一个人走

莫小米

他是个野路子棋手,无门无派,无招无式,只身闯荡,一剑封喉。除了象棋之外,在人群中,他单纯、木讷。

我从体育记者同事的笔下认识了他。

大约五六岁时,刚刚识得几个字,见县城路边一大堆人围着,就挤进去,棋子上的“马”啊,“炮”啊,认出来了,“車”不认识。到第三盘的时候,什么样的子,该走什么样的路,就都弄清楚了。第二天还跑到老地方看,没过几天,就和一帮棋友混熟了。

攒几毛钱买本棋书看,看了就出去练,一年之后,小屁孩打遍县城无对手,就到市里,一盘一盘地去下。棋艺,就是这样逼出来的。



因为下棋,他的少年时期还算风光,拿过县、市、省的冠军。

初中毕业,跑水上运输的父亲让他上船帮忙,他对水上漂的闲散生活很满意,唯一不好的就是没人下棋。当船停在某个码头,父亲跑到岸上去联系运输业务,一去十几天,他也跑到城里的棋友家里下棋,从白天杀到黑夜,心里想,要是父亲一直联系不到业务,该多好啊。

父亲去世后,一时找不到工作,他就跑到街上跟人下棋打发时间。年过三十,母亲张罗着给他相亲,很多次,无果。家里待着没劲,他就离开了,跑到有棋下的地方,租个房子单过。没有比赛的日子,每个月回家一趟,看看母亲。

本来觉得下棋是件单纯的事。这几年,各种公开赛、个人赛多了,奖金也多了,棋盘之外的事情也跟着多起来。他不太理会这些,只想专心下棋。也有人私下跟他商量让棋,他偏偏把对方赢了。

他是个独行侠,比照绝大多数人所过的朝九晚五、养家糊口的板结日子,他活得自由、单纯、飘渺,有点儿冷清,有点儿无奈。

不需看人脸色行事,因而无需低头折节、违拗自己;不太需要通人情世故,只需棋盘上刀刃相见,心计与诡术也是要的,不用来对付人,便简单许多。

江湖泱泱,一个人走。江湖棋客,淡漠了人间。

七笔账里的廉洁人生

齐世明

日前,自驾行至广西荔浦荔江边廉政长廊,一座名为“为官算清七笔账”的雕塑格外吸引人们的目光。雕塑是一把巨大的算盘,上面醒目地刻着“政治账”“经济账”“名誉账”“家庭账”“亲情账”“自由账”“健康账”的字样。

确实,为官须算七笔账,清风常扫人生路。一算“政治账”,自毁前程实难忘;二算“经济账”,倾家荡产悔难当;三算“名誉账”,身败名裂苦酒尝;四算“家庭账”,妻离子散梦断肠;五算“亲情账”,众叛亲离两茫茫;六算“自由账”,身陷牢笼度沧桑;七算“健康账”,身心憔悴恨夜长。

从古至今,在这人生“七笔账”的警示背后,多少贪官并非一开始就大搞贪腐、欲壑难填,而是从一包烟、一瓶酒、一顿饭等看似小事小节的作风问题上打开了缺口的,有了第一次破纪的小事缺口,则一发而不可收。

看来,想要为官清正廉洁,真得学会算账。对此,两千多年前的鲁国宰相公仪休,就把“账”算得明明白白。有天,一位下属登门,提着一筐鲜鱼要送给他尝鲜。公仪休坚决不肯收下,弟子在一旁十分不解。公仪休道出自己的处世逻辑:“我正是因为爱吃鱼,才绝对不能收下这份馈赠。今天我收下这第一条鱼,碍于人情面子,往后别人再有不合规矩的请求,我就很难硬起心肠拒绝。长此以往,迟早会徇私枉法,最终丢掉鲁国的相位。到那时,我失去了俸禄,反倒再也没有能力长久买鱼吃了。如今我断然拒绝这筐鱼,守住为官的底线,往后靠着俸禄,反倒能一辈子安稳地吃上鱼。”

展读《韩非子·外储说右下》等典籍,一个个相关画面叠印出来。只见年齿居长的老子轻诵《道德经》:曲则全,枉则直……少则得,多则惑。真是伟大的辩证法!再搭眼瞧,这厢排场忒大的是谁?哦,是明太祖朱元璋正给手下算一笔账:老老实实地当官,守着自己的俸禄过日子,就好像守着一口井,井水虽不满,但可天天汲取,用之不尽……看来,这“布衣皇帝”同“拒鱼之相”,都学到了生活经济学的真谛。

其实,现实中不仅官与吏要算好这笔账,每个人的头脑里也该有这样一笔“清晰账”。面对“一口井”,心静如止水,做到唐初骆宾王所诫“不汲汲于荣名,不戚戚于卑位”,绝非分之想,靠自己勤奋工作去获取不竭的“水量”,方为人间正道。

日知录

贪欲是盐水,愈喝愈渴。而廉洁是政治生命的“护身符”,坚持算好人生“七笔账”,自可扼住贪欲之“咽喉”,从而看清哪些事情不该做、不能干,守住拒腐防变的底线。